

西湖煙雨

姚江濱 著



RW 628/14

中國藝文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西湖煙雨

著 作 人 姚 江 濱

發 行 人 中 國 藝 文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一六六號

代 表 人 羅 敬 典

經 售 處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11)福州路379弄12號

聯 合 編 譯 社 發 行 所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二一七室

利 羣 書 報 雜 誌 發 所 行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前記

去年秋天，我曾以春遊的心情由揚州暢遊到蘇州，歸來就寫成「江山情詩」一種；最近我抽了三天的空閒由西湖一直玩到南湖。這正是清明時節，春寒依然給我許多秋天的淒涼！

我是在三月二十六日由鎮江乘夜車到上海，再由上海換車到杭州的。車到的時間恰好是天亮的時間，我下車以後，是如何的希望一個春遊的晴天？可是一出杭州車站，天空就細雨靡靡，湖上是一片霧幔。我到西湖兩天，西湖就是兩天的風雨，因此我只好任煙雨之中穿一雙芒鞋打着雨傘來來去去：上寶石山，到黃龍洞，到靈隱、天竺；再放船到湖心，投身到九溪十八澗之間；再高登六和塔頂，壯觀那錢塘江上橫空的大鐵橋；終於我徘徊在蘇公堤上。這時候我已買好了到嘉興的火車票，爲了趕火車，我在這兒不能多所逗留，只好和那相見恨晚的西湖話別了！臨別，兩天却大放晴意，一刻兒，白雲已飄映在湖底，夕陽竟斜照着塔影，照着兩堤的春柳，照着我一身的污泥，終於湖上的夕陽沉落了，我却帶一身污泥趕往嘉興的遊程。

在嘉興只玩了大半天，但這短短的時間，却是風和日暖，我愉快的穿過南湖，放船到煙雨樓畔。那湖上的情波和堤上的柳眼，甚至那牌坊上的血印和尚和尼姑庵裏的魚鼓鐘聲……已經給我一種柔和秀美而深刻的印象。假使說

前 記

嘉興的船娘還有給人懷念的地方，那麼南湖該是多情的湖水了—— 煙雨樓，可以表示她的別有天地；鴛鴦湖，正好說明她春天的風情。

這次暢遊歸來，由於許多事件，使得我幾乎沒有空閒寫這記遊的詩篇。接濟我又奔走於大江南北，只好在行旅之中抽暇寫作，斷斷續續的道出她的情懷。「西湖煙雨」大多是在鎮江寫的；但其中的「九溪十八澗」是在南京寫的，那是我聽過清唱以後回到秦淮旅館裏寫的；「虎跑泉」和「蘇公堤上」是由南京回到鎮江、再到揚州的車船上寫的。「南湖情波」的詩稿，大多寫在揚州，其中的「血印和尚」，却寫在儀徵；「懺悔庵裏」是在泰州的大陸飯店寫的；今天我才有空寫這篇「前記」。

這篇「前記」，從空間說：我是冒着旅途的危險由泰州路過口岸寫成的。口岸是苦難的家鄉，多少人正呻吟於春天的飢餓和死亡的恐怖！人民無辜，何竟遭此浩劫？江山無私，人類何必這樣你爭我奪？我每到名山大川之間，我就想描寫江山的美貌，可是許多江山却露着它悽慘的愁容！我想舒展江山的情懷，但這春天的烽火，已說盡了它對人間的感慨！拿時間說：今天恰好是我父親的七十壽辰，可是天不假年，他已永別人間，多少心事早已煙消雲散！他是抗戰勝利那年去世的，但他的老眼只看見過河山變色，却沒有看到什麼天日重光，好容易，今天我從遠方回來，但爲了安全却不能到他的墓前做點祭奠！記得他對西

湖名勝一直是企羨的，他把他買的「西湖名勝全圖」一直掛在堂前，只要有一點閒情，他就看看西湖的畫面，今天我倦遊西湖歸來，看看這剛寫完的詩稿，黯然的想起他老人家的遺憾，不禁悲從中來！

我從杭州嘉興回來，一直懷念那些三竺六橋，那些柳堤塔影……湖上的畫船還在我心裏划，水底的風月倩影，依然浮沉在我的心海，但有誰知道我已帶着恐怖的心情把倦遊的身子投奔到四面八方，遭遇了許多生命的威脅和人海的風浪！

我的留戀西湖和南湖，固然是由於她們具有秀麗的風姿，同時更愛她們的俠骨柔腸，愛她們的碧血丹心，愛她們的正氣忠魂；還有那些高傲的風趣、英武的氣派，以及那新型的時代精神。因此，岳飛，秋瑾，蘇東坡，蘇曼殊，甚至那血印和尚……在我的詩篇裏都佔有重要地位，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幽美的靈魂，這種靈魂，就是西湖和南湖的真正精神！這種精神將和湖山一樣的永留人間！

由於時間的限制，我沒有去細看那些王公豪門的樓台館閣，離開西湖的時候，似乎未感滿足，可是回來以後，又覺得還是不看好，你說那些華貴的別墅洋房是那裏來的？如果不是出于主人的血汗，必是民脂民膏，誰又忍心去欣賞那些王公豪吏的殘酷？當你走到那些供奉「朱天君」廟的時候，又怎能不想起那吊死煤山的崇禎皇帝？怎能不想起那些「亡國之君」和「亡國之臣」？

前 記

西湖的煙雨真不知藏着多少英雄的血淚，看看眼前的烽火，來到西湖的人們，總不免許多感嘆！這本「西湖煙雨」，一如我去年所寫的「江山情詩」，還是以朗誦詩的體裁記敘我對江山勝蹟的觀感，希望能多刻畫一點山水人物的風姿，多掙發一點江山勝蹟的精神。全書分爲兩個長的詩篇，就是「西湖煙雨」和「南湖情波」，而以「西湖煙雨」爲名。

我以新詩寫江山名勝，這是第二次嘗試的結果，無論人們對它的觀感如何，但它足以說明我是如何來去山水之間？說明那些山水人物是如何的激起我這風雨的心情！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感謝易君左先生爲我繪製本書的封面；感謝王岱雲先生爲西湖煙雨作了很好的歌曲。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目 次

前記 (1—4)

西湖煙雨

天亮到西湖 (1—2)

西湖的情態 (2—4)

寶石山上 (4—6)

紫雲洞到黃龍洞 (6—8)

玉泉觀魚 (8—9)

靈隱和韜光 (9—11)

岳王墓前 (11—14)

風雨亭 (14—15)

孤山冷情 (15—17)

平湖秋月 (17—19)

湖心勝蹟 (19—21)

九溪十八澗 (22—24)

六和塔和錢江橋	(24—27)
虎跑泉	(27—29)
蘇公堤上	(29—32)

南湖情波

燈籠接客	(33—34)
船娘敲門	(34—35)
有湖沒鴛鴦	(35—37)
三塔	(37—38)
血印和尚	(38—42)
煙雨樓上	(42—43)
懺悔庵裏	(44—47)

附

西湖煙雨(歌曲)	(插頁)
----------	--------

西湖煙雨

天亮到西湖

這是清明時節的黃昏，
西天正燒着晚霞，
我帶一身春寒
 踏上了西湖的遊程。
車到上海已是午夜，
遠遠的看那冷月消沉了，
炫耀繁華的，
 就是那些歡躍的霓紅燈。
我無意在這洋場逗留，

西湖的情態

用最大的力量

擠上開往杭州的三等車，
到西子湖畔，
正細雨霏霏，

更夫剛剛敲過五更。
我對西湖的情態原是陌生的，
這春天的煙雨，
像有意塗抹她的紅顏，
給春遊的人們好約束一點私情，
說明這裏是血染過的江山，
如今又是風雨滿城！
該領悟她偉大崇高的精神，
不要專看那些桃花楊柳，
沉醉在湖上的笑語歌聲！

西湖的情態

杭州被人看作天堂，
也並不是只憑想像。
她不但有華麗的外裝，
還有善良的心腸；
她具備天賦的美，
又有人工的裝璜。
山，有峻嶺、有高峯，

有削壁、有山洞；
水，有湖、有江，
有泉、有瀑，
還有山澗和花港。
湖濱，是多少華貴的樓台，
山上，高聳着寶塔和教堂。
但，她的多姿不只是
「山外青山樓外樓」，
而且堤外有堤，
湖裏有湖；
不只是湖上飄着柔情的畫舫，
還有橫空的鉄橋，
英武的跨在錢塘江上。
她不但有清秀的美貌，
也有開闊的胸懷；
不但有高貴的風趣，
還有悲壯的歌唱。
西施象徵她的美，
岳飛在這兒
留着民族英雄的榜樣。
這裏有俠女壯士，
這裏有名媛歌女，
也有孤傲的處士和多情的和尚。
崇禎皇帝的死，
說盡了她終身的慘痛，

寶石山上

白樂天和蘇東坡，
又代表着她的瀟灑豪放！
不過這些英雄美人，
都不免弄權者的磨折，
在這湖山之間，
傳留着許多不幸的佳話。
今天這西湖的煙雨，
真不知藏着多少人的嘆息！
看看眼前這樣的烽火，
你說：這是不是人間的天堂？

寶石山上

清晨是細雨濛濛，
我在曉霧裏去到臥龍山莊，
再爬到寶石山上，
這是湖濱最高的地帶——
西看，是蜿蜒的葛嶺，
武林門，堅守着北邊的城防；
東南是那些環湖的樓台，
還有那繁華的新市場。
保俶塔兀立在最高峯，
遠看她插入雲天，
尖削得像個偉大的竹筍一樣。

她原來和雷峯塔遙遙相對；
雷峯塔像一個老人蹲在湖畔；
她就像苗條的美女，
 亭亭的玉立在這個山上。
到西湖來的人們，
 早已忘懷那古老的雷峯塔影，
但這孤獨的美人，
 總是給人一個清秀的印象。
由保俶塔的南面向下看，
 只是一片湖光，
 還有那些柳堤橋影，
 車馬畫舫……

一刻兒拾級上來風亭，
穿過一線天、枕漱亭，
 再爬到初陽台上。
這是葛嶺的頂，
 是「東海朝曦」的地方。
我兀立在台前，
遠看一片湖山籠罩着煙雨，
 煙雨却淡裝了山色湖光，
保俶塔雖然崇高，
我站到這台上，
 已經比她修長。
等到我奔下台來，

紫雲洞到黃龍洞

又是曲徑迴轉，
眼前盡是羣山矗立，
多少峯巒，
 爭勝在天上。

紫雲洞到黃龍洞

葛嶺的西面是棲霞嶺，
紫雲洞藏在棲霞嶺的內心。
牛皋的坟在洞的旁邊，
進去竹籬圍着幽篁，
 嶺上，是古木參天。
這個洞並不深，
 却很寬敞。
裏面裝着電燈，
有洞口可以看看雲霞和飛鳥。
這分明是天然的防空洞，
 是避暑最好的地方。
從這裏到金鼓洞，
 再到黃龍洞，
常是綠竹擁着山道，
多少轎子穿來過去，
幾個苦孩子追着香客
 哀求一點佈施，

但，那些道奶奶只是唸經，
對他們的哀求沒有一點回響。
我們走出竹園就是三岔路口，
那裏早已有人兜售着天竹手杖，
還有葶藶和酒釀。

黃龍洞附近的山景好：
一邊是半山的茶園，
一邊是桃李爭芳。
這是道教的天地，
但很少看到道士，
進門就是幾個遊客，
他們正在泉水的前面小唱。
有的在池畔挑選着鏡頭，
有的扶着欄杆喘息，
有的在紅漆的「止鶴亭」裏品茶，
談着這裏的風光。
不知那是什麼女郎，
她在那茅亭上高喊：
「張天師，來啊！
這才是你的家鄉！」
黃龍洞在大雄寶殿的後山上，
洞上保存着乾隆皇帝的御筆，
許多青藤垂襯着
那石碑上朱紅的字樣。

玉泉觀魚

石碑的背後禪坐着如來大佛，
他，靜靜的看着對面的山崗。
再由洞口上去，
上去就是「雲門」，
 是「凌空在望」；
到「玉皇大殿」去，
路的兩旁是冬青，翠柏，
 還有玉蘭花和海棠。
終於在這兒看到一個道士，
他捧着「緣簿」，
 指點着道奶奶燒香。

玉泉觀魚

走出黃龍洞就到玉泉寺去，
到這裏的人，
不是爲了敬香，
 就是爲了觀魚。
我認爲池畔觀魚，
 是這裏最好的境界，
只要你站到數月廊前，
就會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魚，
 有黑的，
 有青的；

白的白得像玉，
花的活像美人魚。

你休說這「魚樂園」裏的人民自由自在，
看看它們那種

奮鬚奪食的姿態，
你會立刻想到人類戰爭的由來。
對於大魚吃小魚的事情也不必過於驚奇，
那池裏的泉湧魚跳，

却會給你有「人不如魚」的感慨。
有幾個遊客在洗心亭裏賽棋，
有幾個摩登的太太，
憑着窗欄靜觀着漣漪，
抱杯茶，
看着春雨飛來。

靈隱和韜光

我們由玉泉寺到桃花嶺，
再到天竺，到靈隱，
一路上大多是香客，
無論男女老少，
都揹一個黃香袋，

表明他是「朝山敬香」的，
拿着新買的手杖，
不管路遠山坡多，
唸着經，
一步一步的往前行。

我們吃飯的地方是在「新協興」，
附近有「天外天」，
「樓外樓」，
它並不是名流高士的會所，
是摩登的茶館，
也是最貴的酒店。
到靈隱寺去要經過春淙亭，
春淙亭，在飛來峯路口，
跨在迴龍橋上。
靈隱寺擁有崇高偉大的佛堂，
擁有悠久的歷史，
擁有無數的善男信女，
無比的宗教力量。
由寺後上山，就是韜光寺，
它雖然建築在山腰，
但在寺巔的石樓上，
已是全城在望，
可以遠觀日出，
看到錢塘江的夜潮和狂浪。

由韜光再上去，那是北高峯，
山道曲折，
 有三十六灣；
山峯高出雲表，
 有九百幾十丈。
「雙峯插雲」的美景就在這個地方。
它遙對着南高峯，
山間是層巒疊嶂，
巍然像一座天門，
 門下有多少祈禱的生靈，
 門前就是雲天蒼蒼。

岳王墓前

由靈隱寺到湖濱，
一路是風雨交加，
我打着傘
 去拜謁岳王墓，
——憑弔這湖上忠烈的地方。
岳廟的門前
 樹立着「碧血丹心」的牌坊，
它是要人們不忘懷這千古的忠良。
進廟我就到精忠亭，
亭裏陳設着幾塊化石，
 表示岳飛的精神，

岳王墓前

需要後人把它發揚！

岳廟的西邊是岳飛的坟墓，
他的兒子——岳雲，
就葬在他的身旁。
墓前是石人石馬，
還有幾棵古老的柏樹
和那鏽了的秦檜鉄像。
「盡忠報國」四個字，
說盡了岳飛對國家的忠心；
但他的忠心却換得了妒忌和仇殺，
仇殺他的人，
竟成了皇上的親信！
這些奸佞的親信，
終於毀滅了忠良，
殘害民族的生命，
造成了國家的衰亡！

到今天，
當年偏安的故事大家還忘不了，
春秋大義刻在每個人的心上。
岳廟的香火並不多，
但崇拜岳飛的人，
超過對任何神的信仰。

道奶奶們不只是燒香禮拜，
她們還要去打秦檜夫婦幾個巴掌。
誰是好臣，
誰是忠良，
在百姓的內心記得牢，
歷史的裁判，
誰都不能反抗。

如今又是天下大亂，
但忠於國家的人，
有幾個在當局的心上？
說什麼「文官不愛錢」？
權貴們大多是「亦官亦商」！
說什麼「武將不怕死」？
有了槍桿兒就不顧人民的死亡！
今天的岳飛大多還是當年的遭遇，
誤國的是那些弄權的大官，
還有那些秦檜的好黨！

假使西湖真有岳飛的靈魂，
這該是善良忠烈的聖地，
那些禍國殃民的人們，
活着，不該在這裏享有別墅，
死後，不該在這裏佔一個坟！
假使岳飛的精神還沒有消沉，

風雨亭

在這大好湖山之間，
該沒有私黨的鬥爭，
對那些侵略的敵人，
沒有「和」只有「戰」；
沒有「敗」只有「勝」！
該要臥心嘗胆
「還我河山」，
不要再偏安東南，
讓國家危亡！

風雨亭

出岳廟就到西泠橋畔，
到風雨亭前。
風雨亭靠着秋瑾的墓，
是給這女俠的紀念。
秋瑾葬在湖邊，
武松墓像是她的衛士，
蘇小小的坟像侍戀在她的身旁。
她是現代的巾幗英雄，
不屈服於黑暗的王朝，
堅強的反抗封建，
她憑着她的柔腸俠骨，
美化了女人的肝胆。
她的坟墓沒有什麼裝璜，

正像她革命黨人的面目——
沒有脂粉，
沒有畫眉，
沒有紅顏。

她臨死，
只一聲「秋風秋雨」的嘆息，
像沒有想到人間還有什麼春天！
她的死，
不是爲了私情，
是爲了國家的愛，
沒有一點眼淚，
沒有一聲哭泣，
沒有向劊子手表示一點可憐。
在這三春季節，
來到風雨亭的仕女，
不知道還想想
她當年遭遇的悽慘？
——那是什麼秋天？
那是多麼美的靈魂？
那是多麼壯麗的春天？

孤山冷情

由西泠橋到放鶴亭，

孤山冷情

是孤山風景線。
孤山高聳在湖邊，
它是三面環水，
像是海上的島嶼。
這個島上有多少樓館亭台——
有的高居山頂；
有的盤旋山腰；
有的落在水灣，
伴着拱橋。
這個島上像是象牙之塔，
那「寰瀛一築」是畫苑，
是藝術學堂；
西泠印社，
是紀念金石畫家的地方，
裏面供着丁敬身和吳昌碩的石像。

西泠印社的後山

有蘇曼殊的坟墓，
他是一個浪漫詩人，
也是才華卓越的和尚；
有時候，他穿着袈裟修行，
有時候，雲遊到深山海洋；
有時候，又西裝革履，
出入於歡場。
實在他是無意「升天成佛」，

給人供在廟堂，
只是行雲流水樣的
要求人性的解放！

孤山北麓的一角，
有一個放鶴亭，
這是紀念林和靖的，
也是處士們「梅林放鶴」的地點。
冷梅像徵他的風骨，
白鶴代表他的高潔，
他高居這湖上的橋邊，
把多少心事化爲湖水，
讓湖水化爲雲煙！
任花開花落，
草長鶯飛，
只用他的慧眼，
看看江山風月，
把一切的私情交給白鶴，
放到天邊！

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是遊湖的起點，

平湖秋月

它傍着白沙堤，
 在錦帶橋邊。
在這湖邊欄前，
你可以遠看湖心勝蹟，
 和那些風月水天。
這裏的情調最好是新秋的夜晚，
可以坐到荷花池上，
在綠楊深處，
 聽聽漁歌樵唱，
 看那半山夕陽。

你放船到湖上：
 可以飽覽煙水，
 看月上東山。
或是斜臥畫船，
 仰看天上的星月銀河，
 那是多麼寧靜？
或是俯看湖底水月，
 如果風平浪靜，
 你像在兩天之間；
 如果涼風吹起微波，
 水底嫦娥，
 又歡躍在你的眼前；
夜深人靜，

你看看四山和湖心的燈影，
她會給你一點樓頭的溫暖，
使你覺得：

 夜的西湖，真像水上的花都。
——那些水榭橋頭的燈火，
 一團一簇，
 是多麼輝煌燦爛！

湖心勝蹟

我們划一隻畫船，
沿着湖邊到哈同花園，
這時候雨打着船頭，
 船在風雨中吹渡向前。
再到博覽會紀念塔，
這個塔聳立在湖裏，
下面是個圓座，
 四週圍着石欄杆，
它並不高大，
 却是鋼骨銅筋漢。
 （全是鋼骨水泥建築）
它憑八個窗洞
 觀測湖山的晴雨；
養四個水牛在塔池的中間。
 （塔池內塑造四隻水牛環伏在週圍）

湖心勝蹟

這座塔是藝術的紀念品，
沒有香火，
也沒有神仙。

湖心亭遠在塔的南面，
它是外湖的勝蹟，
 宛在湖的中心，
 不靠堤，不靠岸。
我憑欄四望，
 只見山光波湧，
南面一隻畫船來了，
 但我不能上她的跳板；
東面也有幾隻，
 我在煙雨中看她穿過橋洞，
 又轉進那水門關。
西山的風亭吹起了晚煙，
北岸的新柳
 夾雜着那些白粉牆，
 紅攔杆。
過湖心亭就到三潭印月，
當年蘇東坡曾在這裏造過寶塔，
 像是瓶子一般。
今天放生池外的三塔，
 就是給這詩人的紀念。
這裏的景象：

山近而遠，
 你會看到堤外有堤；
山遠而近，
 你會看到湖心有湖；
橫看，
 她在長堤的中間；
縱看，
 是多少亭橋把她接連。
這裏給人最好的留戀，
 是半湖夕陽，
 或是柳堤倒影，
 或是滿天月華；
 或是春燕過湖，
 荷花叢裏青春的盪漾。
三潭印月是這裏的奇景——
深夜，
 聽聽古寺的鐘聲，
你的心海又像是廣大無邊，
 平靜得沒有一點波紋。
倘若你放聲高歌，
在這湖天之間，
你會覺得你的歌聲特別嘹亮。
你拍拍巴掌，
 會拍得四山都響。

九溪十八澗

一夜的雷雨

把湖山又添了些春色。

清晨，我依然冒着雨到南山去，

到九溪十八澗。

汽車只能到九溪車站，

進山還要走三甲路，

我穿着芒鞋打着傘，

許多遊客，

都在泥濘裏向前走：

有的戴着斗笠，

有的合撐一把傘；

手挽着手，

肩靠着肩。

把自己的心願投入

四山的風雨，

但他們不是香客，

大多是春遊的青年。

唱唱談談，
有的揮舞着旅行的旗幟；
有的吹着口琴，
有的頭上飄着紅圍巾。

穿過十里長亭，
眼前只是重重疊疊的山：
近的，叢林翠綠，
 或是半山茶園；
遠的，是一片山青；
再遠，
 就淡淡的高聳在煙雨中間。
我們走的山道常伴着溪水，
 溪水繞着山道轉。
後山到前山，
 往往過橋就是灣。

這裏確是溪山美景，
——山外有山，
 灣裏有灣；
重重疊疊，
 你畫不完；
你不要担心深山的寂寞，
一曲流水之歌，
 正迎着你，

六和塔和錢江橋

一直送你到那溪邊的茶館。

我到了九溪十八澗，
就坐在九龍茶場小息，
看看獅子峯的風雨，
看看溪水流過門前的山澗。
它沒有高山流水的急，
却比泉水有波瀾。
這溪山裏沒有一點喧囂，
給人感到一種無上的清趣，
安閒。
這裏的溪水是碧清，
你可以看看水底的砂石虫魚；
那些渡溪的女郎，
常是看看自己春遊的紅衫。

六和塔和錢江橋

六和塔在月輪山上，
那錢塘江上的大鐵橋，
就在它的身旁。
我由九溪沿着江干前去，
遠遠的看，
這個塔像是頂天立地的武士，

他英武的看守着一座大橋，
保衛這大好的江山。
我到月輪山麓，
首先到開化寺，
沒有細看那大雄寶殿，
一直爬到六和塔頂，
看看他所在的空間。
這個塔是八角十三層，
層層都有神像，
金光燦爛。
每一面有三個窗門，
是要給人看看他的眼界，
認識他的肝胆。
我從窗口遠望，
四面盡是山頭：
有的高聳雲天，
有的伏在江邊上；
有的擁抱着王公樓台，
有的隱藏着宗廟祠堂。
只有東面是滔滔的江流，
它由徽州而來，
來到浙江，
通到海洋。

江上跨着橫空的大鐵橋，

六和塔和錢江橋

——這個橋上下三層，

用二十個橋門管領着風浪；

它把破裂的江山連成一片；

它給跋涉山川的人們

省下無數的血汗；

它不但溝通了江岸，

讓許多船家在它的腳下鼓風揚帆；

它的胸中還有許多汽車穿來過去，

頭頂上，

常是飛馳着一列一列的火車，

給奔走的人羣像江水樣的流，

流向東北，

流向西南。

這座橋給江山添上了自然的美，

又給人類增加了無限的信念。

——我們何必怨天無路？

人類的智慧，

總會戰勝自然！

六和塔有着天賦的使命，

——他鎮壓着駭浪狂瀾；

錢江橋，

已經把人間許多浪濤化爲烏有，

給人們增加了行旅的安全，

我在風雨中兀立橋頭，

看許多浪潮從我腳下翻開；
看那六和塔，
真不愧是江上的壯士，
他聳立在天空，
那麼魁偉，
那麼威嚴。
真像有什麼神靈，
不許人們侵犯這眼前的江山！

虎跑泉

虎跑泉的風雅在品茶。
我到那裏只是看看，
看看泉水的出處，
看看別人的風雅。
進門是長長的山道，
山道的盡頭
是一個堂皇的大廟。
——赭紅的牆，
襯着翠綠的山莊。
山道的兩邊盡是茶園，
茶園的旁邊，
有一條自上往下的山澗。

虎 臨 泉

那不知是什麼香客，
他白天裏打着燈籠上山；
鐘樓上呼喚着遠方朝山的人們，
一聲聲把他們的思想敲開兩個境界：

一邊是鬼，
一邊是神。

我跟着敬香的人們上山，
到山上，

我坐息在龍井茶場。

那堂倌開口就問：

「泡龍井還是杭菊？
獅峰呢，還是珠蘭？」

有人在問：

「這一盒龍井幾個錢？」

那賣茶的說：

「這一盒是四兩，
要三十二萬。」

我驚奇這裏有這許多茶客，
在談笑聲裏

聽不到一點泉流的清響，
大家也許是爲了這裏泉水的名貴，
我啊，

却舉不起名士的茶杯。

我吞過那噴湧的泉水，
就到滴翠崖下，

看看半山的綠竹，
竹林裏正飛着黃雀和烏鴉。

最後我到濟公塔，
憑弔這天台的「活佛」，
他恰是苦口婆心，
菩薩心腸；
他並不癡，
只是看破了人間的事；
他並不瘋，
只是看不慣人們給自己的愚弄；
他也不顛倒狂妄，
却勇敢的做了一個
吃酒又吃肉的野和尚。
——不想做一個空心泥菩薩，
把自己看做天神一樣！

蘇公堤上

我由虎跑泉到蘇公堤，
兩天已經轉晴，
西山正照着夕陽。
這分明給我一種諷刺：
我到西湖兩天，

蘇公堤上

沒有見過一點太陽，
我要離開西湖，
她却換去雨衣，
穿起春天的衣裳。
但我已深知她在煙雨中的美：
是那麼清麗，
沒有一點濃裝；
是那麼高貴，
沒有一點輕狂；
又是那麼不怕風雨，
有着新女性的健康。

這些，
在豔陽天裏是看不到的，
我脫去草鞋，
又用離別的心情站在蘇公堤上，
看看山頭的雲霞，
看看湖上的夕陽。
終於禁不住一聲嘆息，
又覺得有什麼意外的深情：
——對了，
我不會忘記你，
有一天，我還是要來到你的身旁。
今天的風雨我全知道了，
只希望在患難中

一切無恙！
希望明天，
明天有我們的太陽！

這條柳堤由北山一直連到南山，

它是兩山中間的橋樑，
把西湖分成了兩半。

六橋煙柳，

是這堤上典型的美——

堤是那麼長遠，
拱橋給她許多曲綫。

許多橋門把裏西湖和外西湖打成一片。

幾隻畫舫

盪漾在她的胸懷，

那些柳絲落花飄舞在半空水底，

只要你放步走，

總有你喜愛的亭橋和水灣。

第一座橋是映波，

第二座橋是鎖瀾；

還有壓堤，跨虹，望山……

這條長堤是紀念蘇東坡的，

這詩人的紀念亭

蘇公堤上

就在望山橋南。
你可以到那岑樓，
或是曙霞亭上，
想想詩人被貶的當年，
他是如何蟄居在江南？
他又是如何的豪放？
如何的沖淡？
他沒有權貴，
却此輩貴們可貴：
——他的風骨像座山，
永遠的聳立在西湖之邊！
他的詩情像流水一般，
就像這山間的湖水湖煙！

南湖情波

燈籠接客

我離開杭州就往嘉興，
 分明是由西湖到南湖。
西湖，
她用喜悅的情調送着夕陽，
 堤上的春柳，正舞着新綠的晚裝。
湖濱已是萬家燈火，
 湖上，閃耀着無數的紅影波光。
我上了火車，
才知道今天還沒有好好的吃飯，

船娘敲門

饑餓跟着休息而來。
我來去湖山之間，
就靠一雙芒鞋和一根手杖，
可是都已失棄了，
能告訴我風雨之勞的，
只有污濕了的大衣
和那一雙泥皮鞋！

我到嘉興，
疲乏不堪，
車站上最醒目的就是紅綠燈
和那小矮子吹喚的大號筒。
南湖迎接我的不是風雨，
却是那深夜的小兒，
還有旅館裏接客的花燈籠。

船娘敲門

清晨，我還沒有起身，
旅館裏就有人敲門，
——後來才知道她是船娘。
我問她：「你是什麼人」？
她問我：「你要什麼人」？
原來她是來找生意的，
但她已經曉得

我是第一次玩嘉興，
——我對南湖，像對西湖一樣的陌生。
她，一方面介紹湖上的重要名勝；
一方面說明三塔和煙雨樓是兩條路，
可以隨便選擇遊覽的路程：
——附近，可以玩落帆亭、天妃宮；
到庵裏，可以看到「活觀音」；
如果船遊南湖，
有許多水上的「女神」。
最後，我問起聯的船價，
她只是說：
「看你玩那些地方，
同去的是兩個人
還是一個人」？

有湖沒鴛鴦

南湖又叫鴛鴦湖，
她的豔名大過湖。
湖上的勝蹟殘破了，
但那古老的城河橋頭，
依然有許多新漆的畫舫，
摩登的姑娘。

只要你走到那河邊上，

有湖沒鴛鴦

她們就在船頭上笑迎着你，
有的在綉花，
有的在鏡子裏看看你；
或是領你上跳板，
領你進船艙，
到那水上的閨房。
你休驚奇她們要求的代價，
有些客人的豪華，
也出乎你的想像。

來到這裏的人，
也許是爲了名勝古蹟，
也許是爲了荷花生日，
爲了湖上的鴛鴦。
你不必問她們搖船的技巧，
不掌舵，
也不搖槳，
就憑她們湖上的豔名，
可以抵擋任何的風浪。
稍爲唱幾句，
就會有人說她的才華
「超過梅蘭芳」。

實在說：
嘉興的船娘
大多不弄船；

鴛鴦湖裏，
也沒有什麼真鴛鴦。

三 塔

我們的船娘，
正像她自己所說的
「是老式的大姑娘」。
她對搖船是內行，
可是對湖上的許多名勝，
大多說不上。

先由東門划進一條長河，
一直到新陽橋，
再轉灣到濠孤塔的身旁。
河的兩旁有許多桑園，
一些桃紅柳綠，
襯着朝陽照耀的菜花和麥浪。
春天的原野，
偶而可以聽到放牛的山歌；
那古老的牌坊底下，
常是船娘們息腳的地方。

我們先到三塔，
這三座古塔兀立在

血印和尙

茶禪寺的門口，
在運河的邊上。
我剛從西湖來，
看不出它們的堂皇。
三塔早已失修了，
廟上也沒有什麼和尙。
你如果不敏感這裏的荒涼，
看看斜陽塔影，
聽聽古寺鐘聲，
也許會勾起你
古樸和淡雅的思想。

血印和尙

我們玩過三塔塘，
就到血印寺去，
寺前是那
血影和尙的牌坊
很遠，就可以看見石頭上的血印
這血紅的人影又高又大，
是一個和尙頭，
真像綁在石頭上。
當年這個忠義的和尙死得慘，
但，他的血，

永遠的印在石頭裏，
刻在人們的心上。

這和尚的名字叫妙締，
一向把他的廟當爲神聖的地方，
幾百年前，
他眼看日本的兵打到嘉興，
眼看敵侵略了他苦修的廟堂。
他恨他自己，

敲了幾十年的木魚，
竟不能趕走一個敵人！
他崇拜了一世的菩薩，
菩薩竟不能在苦難裏救他一下，
幫他一點忙！

他不忍看敵人

在這裏對婦女的姦淫擄掠，
然而他無力趕走敵兵，
只想多救幾個嘉興的女人，
——多代人家救幾個妻子和老娘。

他不靠天不靠人，
決心拚掉自己的老命，
等一個機會準備犧牲！
一天，敵兵出去了，
蹣跚走，把許多女人關在房裏，
像關鎖着一羣牛羊，

血印和尚

哭哭啼啼，
激起了和尚復仇的勇氣；
他念頭一轉，
就踢開了房門，
把她們一齊放出來，
叫她們趕快逃：
「不要哭，你們趕快逃，
逃出這苦難的家鄉！」

許多女人逃走了，
這個和尚却一步不走，
他用死別的心情燒一燒香，
向神靈磕了幾個頭，
一聲也不響。
他又走到門口，
看看三塔，
看看岳廟；
又安靜的回到佛堂，
安靜的等着死……
敵兵回來了，
四處找不到一個女人，
知道這是和尚開門的，
立刻綁起了和尚。
敵人問他，
他默默無言；
敵人要拿死嚇他，

他還是一句不講！
敵人氣極了，
把他吊綁在牌坊上。
但他一點也不反抗，
只是閉着眼睛唸着「阿彌陀佛」……
敵人不給他痛快的死，
把許多箭射在他的身上，
一枝，兩枝……
無數的箭，却不能使他有絲毫的投降。
身上的血只是滴，
一點一點的印到石頭上，
最後敵人架起了柴火，
索性把他燒死，
敵人問：「和尚還有什麼話講」，
他只是說：
「快點燒！
我無妻子我無娘，
快點燒，送我上西天！
——省得再坐荷花缸」。

血印寺殘破了，
那古老的石牌坊，
依然遺留着妙締和尚的血影；
將來，將來就是牌坊塌倒，
就是石頭風化，
但他忠烈的血影，

煙雨樓上

決不會給人遺忘！

煙雨樓上

出血印寺就回到船上，
一直搖向南湖，
——搖向鴛鴦湖的中央。
湖心聳立着煙雨樓頭，
碧波環繞在她的身旁。
相傳這個樓是五代的遺跡，
創始在廣陵王。
靠岸我就由清暉堂上樓，
在樓上憑着欄杆四望。
——要在這湖心的高處，
看看樓頭的煙雨，
湖上的鴛鴦。

但，今天是初晴的春天，
湖上沒有煙雨，
沒有風浪；
樓畔有些假山，
旁邊是來許亭和鑑亭，
庭院裏古木蒼蒼；
樓台的四週環繞着一曲流水，

流水的外面是一道
半圓的長堤
滿堤的花柳
夾雜着春遊的少女，
還有幾個多姿的船娘。
我在樓上望着她們，
她們在柳堤上笑喚着
那紅漆的小書船，
一刻兒，
她們也跳上了船，
一隻船恰好坐兩個人，
兩個人划着唱着，
划過了橋門，
又唱着轉向那新插的菱塘。

煙雨樓上沒有香火，
也沒有什麼神像。
她却伴着湖水湖煙，
是多少青年男女懷念的地方。
你看看那堤上的新柳，
看看湖上的情波；
再細聽那盡性的歡笑，
和那柔美的歌唱，
你怎能忘記這樓頭的情懷？
怎能忘記那湖上多情的畫舫？

懺悔庵裏

我們玩了煙雨樓，
就很快的划過南湖，
跳上岸，
離開那新漆的畫舫，
離開了那「老式」的船娘。
一刻兒，再由湖濱到西門大街，
到懺悔庵去，
看看這個神祕的地方。

今天恰好是觀音生日，
（舊歷二月十九日）
多少春遊的男女正趕着香場。
這古老的小庵雖然顯得荒涼，
熱烈的香火，
却輝煌了空寂的佛堂。
我們一進廟門，
就有一個老尼姑來招待：
她笑問我：
「敬香的吧？」
我說：「隨便看看」；
於是她轉身領着我們：
「那麼請到佛堂裏吃茶」。

敬茶的

是一個年青而摩登的姑娘。

她拿來香煙，

又拿來了瓜子和一些糖。

我正想和她談談，

大殿旁邊卻又來了兩個帶髮尼姑，

坐下來就和我談些家常。

佛堂裏非常簡陋，

沒有名人的書畫，

缺乏一點裝璜；

只有那孤獨的觀音菩薩

枯坐在陰冷的堂上。

我問她們：

「這裏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一個是羞笑的答案：

「沒有什麼」：

一個在說：

「有許多

都是外面人瞎講」

她是那麼文雅而端莊。

但我無意追問這些，

只是坐息在那裏，

看看她們，並不像苦修的尼姑，

燙鬆了頭髮，

懺悔庵裏

穿着一身的時裝。
抹着脂粉口紅，
比那觀音菩薩還要漂亮。
她們都能做做佛事，
你如果不想看她們的
誦經唱讚，
可以叫她們吹打，
或是來一段彈詞，
唱幾支流行的歌唱。

你不必過於嚴肅了，
這原是「送子庵」，
這裏「送子觀音」的芳名，
如今還傳說在人們的嘴上！
她是厭倦那些陰陽怪氣的，
決心脫去了袈裟，
決心留髮還俗，
只希望好好的過幾個春天，
再不裝什麼「活觀音」，
給自己許多冤枉！
但也有很少女懺悔的，
她們看看世道無情，
終於削髮苦修，
把自己的青春
交給這古老的佛堂。

有許多竟不知道她是怎麼到這廟上來的，
根本不是爲了什麼信仰，
有許多是爲了幫幫老尼姑的忙，
——爲了多收一些香火，
才學一套時新的歌曲，
穿一身漂亮的衣裳。

南湖的春風

分明是吹引着她們，
可是到南湖的人們，
却想像許多空門豔史，
把這個小廟視爲神祕的地方。
其實，
木魚是敲不盡年青尼姑的心思，
鐘聲，
總是招來許多香客，
給她們招來許多春天的惆悵！

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